

春秋講義

壹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之一







敬
叢
書
叢
書
敬
鄉
樓
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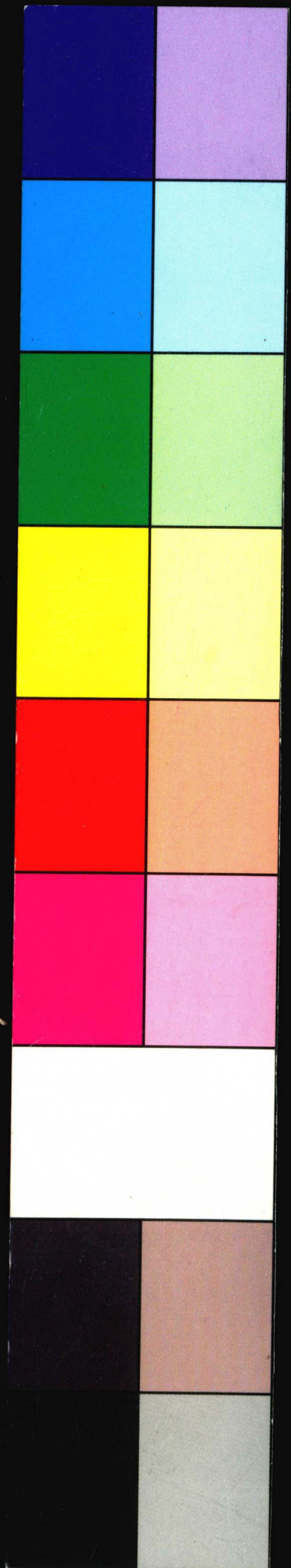
景晨
題

敬
鄉
樓
叢
書

第二輯

永嘉黃氏校印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總目

春秋講義四卷

三册

宋戴溪

育德堂外制五卷

一册

宋蔡幼學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

十四册

宋徐自明

無冤錄二卷

一册

元王與

李詩辨疑二卷

一册

明朱諫

陳文節公年譜
紅寇記

一册

清孫鏘鳴
林大椿

墨商三卷又補遺

一册

王景義

昨歲客海上為湖初校印敬鄉樓叢書成第一輯冬暮歸

永嘉今春復來校印第二輯又成書八種右目是也凡書

之次第印行先其有別本可互勘者否則有所待而後焉

非重輕其書而先後之也湖初百事叢集余孤陋寡聞校



理輒多疎漏遠辱良朋移牋教益感曷何如第一輯藕華園詩二卷常昭合志云四卷嚮固疑之常熟丁君芝孫蔣君韶九曰合志蓋沿楊英彝海虞藝文目錄之誤常熟陳氏稽瑞樓藏有刊本二卷見於其藏書目錄是詩全帙止二卷也茲輯有無冤錄王君毅侯言已見沈氏枕碧樓叢書中亦覆印高麗注本彼削其全注此則分別刪存其他異同亦足參訂凡此兩事辨疑考異皆不可以不錄讀是書者幸皆有所勘發以匡其不逮乎十八年十二月貞晦

劉景晨



敬鄉樓叢書第二輯正誤表

春秋講義

葉	行	字	誤	正
卷一上二	二十	十六	以	也
六	一	七	已	已
九	十九	四	矣而	矣然而
十	二二	三	禍亦	禍其亦
十	二三	四	已	已
十四	一二	十七	膝	膝
二五	一三	十九	故有	故宋鄭有
二六	三	三	衛晉	衛侯晉
二六	十	十四	已	已
二七	十九	十一	變	變
二八	十三	七	已	已

二十	十八	十六	十四	十四	十二	十一	十	七	六	六	五	五	四
四	十三	四	十五	七	十九	二四	十一	十三	二三	十	十五	七	十九
五	十	十九	一注小	一	二十	十五	二	十四	二三	八	十	二十	六
年介	已	已	檢十補抄	秋	卡	解	已	已	已	寥	已	已	已
年春介	已	已	抄檢補	狄	卡	觀	已	已	當刪	寥	已	已	已

卷二上	三	二四	二二	二十	十八	十七	十四	四	三	卷二下	二	三	三	三	二八
四	十二	二四	十九	二	九	一	十五	七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一	十一	十一	二四
一	十	二二	二	九	十	十九	二二	二一	十四	八	二	二二	十七	二三	二三
信之	已	已	梁	戎	桓亦	已	歸	其	已	乎公	已	已	已	已	之
信公之	已	已	梁	徐	桓公亦	已	當刪	當刪	已	乎稱公	已	已	已	已	當刪



卷二下

四 十 十四 秋不 秋者不

卷三上

五 十八 十八 徧 當刪

卷三下

五 二 三 于 奔秦

卷四上

八 二十 四 秦奔 徧

卷四下

十一 七 二 秋 狄

卷五上

七 十 四 已 已 而

卷五下

十二 三 三 已 已 已

卷六上

二 十二 十一 已 已 已

卷六下

二 十二 十一 已 已 已

卷七上

二 十五 十六注小 一 二

卷七下

二 十一 十九 人峯 人以峯

卷八上

二 十七 十四 回 因

卷八下

三 十七 五 梁 梁

卷九上

三 十四 九 空格 明

卷九下

三 十四 九 空格 明

卷三下

四 二 一 已 已

二 一 十三 已 已

二 八 二 梁 梁

二 十二 一 已 已

二 十九 八 為中 為為中

三 十九 二 已 已

四 八 十一 至大 至而大

八 六 五 已 已

九 十六 十四 氏 氏

十一 十一 四 候 候

十一 十九 十二 良 良

十五 一 二注小 條 當刪

十五 二 八注小 二並 二條並

卷四上

一 十七 十四 元 尤

五 二 十九 梁穀 穀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二

永嘉黃氏校印

育德堂外制

卷四下	十一	十二	五	八	十六	衛	虞
卷四下	十二	十二	八	十八	已	已	已
序	一	十九	二	二	誤	正	
卷一	二	十四	八	茶	日	日	
卷二	十四	三	三	隅廉	隅廉	廉隅	
卷三	四	十	十五	盡	盡	盡	
卷三	五	六	四	故某	故某	某故	
卷三	五	十六	十九	己	己	己	
卷四	十五	二四	十八	空格	空格	明	
卷四	七	七	十一	事	事	臺	
卷四	七	十一	薄	簿	簿	簿	
跋	一	十二	十四	價	價	賈	

宋宰輔編年錄

序	五	十	六	字	誤	正
序補	一	二十	十七	氏	氏	氏
卷一	二	十 <small>注小</small>	二	塵	塵	塵
卷一	三	十八	二	命佐	佐命	佐命
卷一	八	二	三	已	已	已
卷一	九	二四	十六	妻	妻	妻
卷一	十一	十	一	月	月上空一格	月上空一格
卷二	一	十二	五	積	積	積
卷二	一	二一	十七	廷	庭	庭
卷二	七	十五	十四	士	士	士
卷二	九	六	二二	已	已	已
卷二	十二	十 <small>注小</small>	五	議	大	大



WENZHOU LIBRARY

此下小注應提
起為另一段

十二 二十 十八 太

十五 二注小 一六 塵

十七 六注小 一五 傳

二二 十一 二二 罷

二三 六 二一 空格

二九 十一注小 二三 侍

四 二十 十一 日

五 二四注小 八 已

八 十一 十九 魯國

九 十三 一 已

九 二四 六 几

十八 三 十五 已

十八 八 四 已

十八 十五 十一 已

卷三

十八	二二	三	十七	已	已
十九	九	七	請	詣	
二十	六 <small>注小</small>	二	堯自	堯叟自	
二十	七 <small>注小</small>	八	堯	當刪	
二十	七 <small>注小</small>	十三	制		
二十	七	八	士學	學士	
二十	十八	八	太	泰	
二十	二一	六	太	泰	
二四	二二	十	己	己	
二四	四	十七	己	己	
二五	七	八	一	二	
二五	二一	十八	己	己	
二六	十八	二二	士	士	
二七	十四	十八	己	己	
二八	十七	七	祠判	祠部判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五 永嘉黃氏校印



三十	三	十九	候	候
三二	三	十二	已	已
三三	二二	十二	空格	愈
三三	二二	十七	之幾	幾之
三五	十九	四	已	已
三五	二二	六	罪	罷
三六	十六	十四	傳	傳
三六	二三	四	必	畢
三七	四	二十	太	泰
四五	一	二	徒	徒
四五	十四	二	間	問
四六	七	三	已	已
四六	十	九	右左	左右
四九	一	三	用演	用惟演
四九	十七	二	都	部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卷四

五十	七	十二	都揮	都指揮
五一	三	十二	侍	侍
五一	五	十二	齊	齋
五三	十六	十一	簽	僉
七	六	十八	齊	齋
十二	十三	十二	已	已
十六	十	十八	已	已
三十	一	十一	章	止
三二	二四	二二	其王	其任王
三七	十四	十三	政	改
四一	三	十	院密	密院
四一	十四	十	已	已
四五	十九	十	已	已
四六	一	十八	大	太
四六	十九	六	禱	億

卷五

四七	四九	一	二	六	十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二四	三一
十八	三	十七	十二	十六	七	四	六	六	十一	十	十八	二二	一	三
三	十	三	二	二	十四	二四	一	十七	六	十九	九	二十	四	七
簽	密使	已	已	陸	祈	疆	想其	已	已	已	衰	空格	已	崇將
僉	密副使	已	已	陸	祁	疆	想望其	已	已	已	竟	公	已	崇式將

三三 十一 九 之樞 之時樞

三四 十一 十八 抗 推

三五 八 二二 邈 懇

四六 二 十五 已 已

五二 二二 十九 年 事

五三 十六 三 空格 視

五四 十三 九 庶 度

五五 九 十四 所其 其所

五七 二十 十三 已 已

五八 十三 四 朝昌 昌朝

六十 十九 二十 泊 泊

卷六 四 十三 三 事下弼上 添小注十月 罷權四字

六 二四 十七 侯 候

卷七 二 十二 一 脩在 初脩在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七

永嘉黃氏校印



WENZHOU LIBRARY

二	十三	一	初	當刪
三	十七	十三	入	人
四	六	十八	又琦	琦又
十七	十一	十五	已	已
十七	十四	三	不	不可及
二一	二四	十八	其以	其以
二二	一	二	安	接前行論字
三十	十七	二二	副韓	副使韓
三五	十一	三	吏	史
三六	六注小	六	只舍	只送舍
三九	七	十六	親	觀
四	六	十六	疾	疑
五	十五注小	二十	絳	絳
六	四	二	絳	臣
八	九	三	已	已

卷八

十三	十三	十	聽	聰
十八	二十	一	未	永
十九	二三	一	遣	遺
二六	四	一	疆	彊
二六	九	十	已	已
三八	四注小	九	持	特
四五	十一	十四	滯稽	稽滯
四六	七注小	十三	夫官	夫官
五	四	一	侍	待
六	十六	十九	來	未
七	二	十	續	積
十六	十九	十五	已	已
十九	一	五	空格	考
二三	五	二二	已	已
三六	七	十	已	已

卷九



卷十 三九 二十 一 既 遺 卽

二 七 十九 二十 惟 推 遺

四 十九 五 二十 禹讀 禹書讀

四 二十 十五 非 未

六 一 七 孝 義

十二 七 一 兩空格 代言

十六 十 三 年 日

十八 十七 二十 空格 言

十八 十九 八 論 諭

三三 十三 四 廷 庭

三三 十七 六 應其 應事其

四十 一 二 耆 告

四十 十七 六 制 置

四三 二 一 字 字

卷十一 四三 五 八 卽 既

四四 六 二十 已 己

七 一 三 入則 則入

七 十九 十九 已 己

八 六 十四 已 己

八 十五 一 已 己

十 八 四 白 曰

十一 三 九 氣乖 乖氣

十三 二 十一 過海 過嶺過海

二二 五 二 具純范官 具官范純

二二 五 六 時浸 時論浸

二三 十一 十二 自 日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九 賜之瓘 賜之瓘 永嘉黃氏校印



三十	十三	八	復乞	乞復
三十二	一	四	之圖	之圖
三十四	五	二	顧	雇
三十五	十七	十七	章下殿上	章加以秘殿
三十五	十九	二	煩	忘
三十八	二二	十九	提宮	提舉宮
三九	十二	一 <small>注小</small>	章惇	安惇
四三	十二	十九	史	吏
四三	二二	七	詔	制
卷十二	二	十六	遂	遂
四	十二 <small>注小</small>	五	己	己
八	九	七	幹	幹
十四	二十	四	攸脩提	攸提
十四	二十	十	觀提	觀脩提
二十	十七	九	士	生

二二	七	二二	事	時
二二	十五	十七	部	都
二六	二四 <small>注小</small>	一四	士	士
三四	一七	六	後	厚
四四	二	十	擒	擒
五十	二十	十三	閣學	閣直學
卷十三	二	八 <small>注小</small>	官	宮
三	二二	十六	國字二家	國家二字
四	二二	十三	己	己
六	十六	四	鳴	鳴
六	二四 <small>注小</small>	五	除	徐
七	十一	三	曆	歷
七	十一	六	擒	擒
九	十五	十八	寧者	寧崇寧者
十	十八	十	援	拔

十三 九 十 為 偉

十六 十七 全行 三月云云接前行遺史
二字之下不另提行

十九 六 七 繪 州明 繪

二十一 十二 二三 州明 州明

二十三 七 十二 饋以 饋餉以

二十七 十五 四 籍 藉

三十三 二四 十三 己 已

三十三 四 十三 為 謂

三四 十八 四 之 懼

三八 一注小 十六 開 封

三九 六 六 閑 閉

卷十四 一 五注小 十八 師 帥

四 七 九 首 雀

九 十三 十二 空格 網

十 十四 二十 四 肆

十四 七 十七 且 具

十五 三 六 授 援

二二 一注小 九 太 當刪

三二 十四 九 傳 傅

三四 二三 十二 敦 郭

四十 二二 五 虜 慮

四一 十六 三 與 興

四一 二二 十八 比 此

四四 十四 四 耀 擢

卷十五 一 十五 二一 將 對

二 十 十二 至是七年 至是年七月

三 十七 十三 許 詳

十三 八 二一 參除 除參

十八 二三 二二 待 侍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十一 一 永嘉黃氏校印

二十	十八	十四	運追繫	軍追擊
二二	二	二四	極	拯
二八	十七	五	鉞時	仗鉞
二九	二十	二	中	申
三十	四	四	禮	禮
三三	十六 <small>注小</small>	十四	某	政
三五	三	十六	陸	陸
三五	七	十七	說	脫
三七	二	十二	祐	祐
三八	四	十三	代	伐
四十	十九	十九	籍	藉
四二	二十	六	進則	進見則
四二	二十	十三	已	已
卷十六	三	十	惟	推
三	三	二	圖復	圖恢復
五	六	二		

八	四	八	已	已
九	三	八	毫	毫
九	六	三	王師	主帥
十二	二四	十	難收功	難收成功
十八	二二	十三	江浙間兩淮	江浙兩淮間
十九	十三	十	奉請	奉朝請
二十	二四	八	史	吏
二三	十八 <small>注小</small>	十二	中端	中遷端
二五	一	十六	罷端	罷爲端
二六	二二	十九	熟	孰
二八	一	三	承	成
三二	一	二十	執	當刪
三四	三	十八	閣	閣
三六	十一	七	都	部
四四	一	七	王	主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卷十七	五三	二二	二十	近	沈
九	九	五	見	建	
十九	十四	十一	楊	揚	
二十	十一	十四	政	外	
二四	七	十	院九	院事九	
二五	十 <small>注小</small>	十二	事	除	
四四	三	六	空格	晉	
四五	十	十九	事梁	事時梁	
卷十八	十三	十六	禮唐	禮於戲唐	
二二	二四	二十	事	時	
二四	十五	十	正	政	
二四	二三	七	萃	萃	
二六	十九 <small>注小</small>	九	蘭	蘭	
卷十九	一	十	社壽	壽社	
四	八	十八	續	積	

卷二十一

一	十六	十二	加超	超加
五	四	十五	即	郎
六	十二	十六	師	帥
八	二 <small>注小</small>	二十	僑	僎
九	十八	一	心	必
十	十	小注	低一格	頂格
十一	一	十六	大	太
十四	二十	二	盱	盱
十四	二三	五	被	著
二十	二一	十二	巖	巖
二四	二一	六	實	碩
二六	十三	十八	功深	功用深
二七	十九	四	即乞	即奏乞
三三	十五	十四	己	己
三三	二二	十五	偏	編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十三 永嘉黃氏校印



無冤錄

四二 十八 二二 貞 真

葉 行 字 誤 正

序 一 四 九 毫 究巢穴

三 七 二十 究巢穴

目錄 二 二二 五 死 屍據沈本

卷上一 一 十八 二 己 已

一 十八 十二 易也 易必也

二 二 十七注小 類 噪

六 一 二四 切 竊

六 十九 四 待 侍

卷上二 五 十四 二二三 切 竊

七 六 二注小 又曰屍親 元曰屍親

九 二十 十一 後鬪 後凡鬪

十五 七 九 死 屍

十七 八 十二注小 己 已

卷下 六 二十 一 侯 候

八 二二 十一 縛 縛

九 十四 十二 遂 逐

十 十二 一 母 毛

十一 十三 一 毛 母

十一 七 九 縛 縛

十一 二四 十八又二四 縛 縛

十五 十九 四又十 縛 縛

三二 八 十一注小 己 已

跋 二 二二 二四 里 理

李詩辨疑

葉 行 字 誤 正



小序 一 六 二 陪 倍

卷上 十一 二二 二二 錄 綠

十八 六 八 惜 昔

二四 十 八 塵 塵

三十 三 八 塵 塵

三九 三 二 遠 遊

卷下 三 二十 五 陽 陰

六 十八 二 路 鷺

十 十 十一 洒 酒

十三 十五 十四 耳馬 馬耳

十五 十 十八 日 白

陳文節公年譜

葉 行 字 誤 正

八 十九 十五 神 神

紅寇記

十二 十五 十八 署 暑

十六 一 四 傳 傳

二五 十五 七 除 院

二六 二三 十五 以求 以其求

三九 十 七 傳 傳

四十 六 十三 衰 衰

四四 十九 一 倦 倦

葉 行 字 誤 正

六 二四 十九 衰 衰

七 六 二一 已 己

十二 八 十一 斫 斫

十三 六 八 沐 沐

十六 十一 十 采 采

十八 五 五 盤 盤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正誤表 十五 永嘉黃氏校印





春秋講義

春秋講義

敬鄉樓叢書

墨商

十八 五 八 汎 汎

葉 行 字 誤

正

卷上 七 十五 十二 已 已

八 十一 八 已 已

卷下 三十 二 十六 椁 椁

三十 二 十九 椁 椁



民國十有八年
永嘉黃氏校印

溫州圖書館
WENZHOU LIBRARY

永嘉縣志本傳

戴溪字肖望

亦作少望

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

州南嶽廟

宋史本傳

紹熙元年教授湖州分州學十八齋爲六齋東

曰明誠伸道治道西曰藻德義勝仁榮以經學啓迪多士求聖

賢用心士翕然從之郡人相與肖像祠於學宮

湖州府志

入爲主管

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

始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閒田諭民主出

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

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

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事張巖督

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

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



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宋史然性行純明平實簡易不為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嘗與朱子遇於旅邸時從行者衆溪謂之曰獨不畏鈞黨邪朱子矍然遣散之嘉定初朝論將以姦黨盡投嶺海溪獨援紹聖往事恐貽君子小人反覆之禍議遂寢以經學輔景獻太子太子親書明經二字扁其堂所著有易詩春秋說論語孟子答問通鑑筆義將鑑復讎對岷隱集溪嘗築精舍岷岡山與王栴讀書其中自號岷隱學者稱岷隱先生萬曆府志

春秋講義卷一上



隱公

戴溪有望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其曰春王正月聖人之特筆也天有四時春為之首三代異正夏數得天今首之以春若曰此時者天之所為也次之以文王又次之以正者若曰此正朔者文王之所為也王者班正朔以奉天道則天下萬事莫不得其正矣君之始年當書即位隱公不書即位何也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春秋之法一年之內必備四時四時之中或無事可書必書首月所以備

天道而成歲功也

按黃震曰抄云胡文定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疑之岷隱戴氏在東宮進講常

以夏正為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故所抄依戴氏焉又按日抄云隱公不書即位戴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今考講義隱攝云云實依左氏為說黃氏讀之不審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講義稱邾稱盟蔑是戴氏錄經文從左傳之證

春秋之法書時書月書日有月而無日者史之闕文也邾者中國之附庸儀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內為志隱公即位欲求好於邾故是盟也出於公之志邾之與魯壤地相接數會屢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反則嫌隙易生其後或侵或伐紛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執邾子益以歸觀始焉盟蔑之好終焉入邾之役則知屢盟之無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叔段者鄭伯同母之弟也曷為不以弟書見叔段不以弟事

其兄鄭伯不能友愛其弟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鄭伯叔段之謂歟稱鄭伯克段若途之人然親親之義絕矣克者力勝之辭也以鄭國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餘矣其曰力勝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為邑人所歸內有姜氏之助繕甲兵具卒乘將為襲鄭之謀其力固未易勝也鄭伯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勞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鄆無能為矣使鄭伯緩追逸賊猶可以全親親之義克之於鄆其迫之為已急矣

春秋書鄭伯書克書于鄆探鄭伯之志而著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

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仞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衆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凜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賞曰天命刑曰天討有一不當則失其所以爲天矣今也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揆之典禮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當歸賵宰咺者天子之冢宰以道佐王非所當使於諸侯就使仲子之卒禮所當賵宰咺不當遣也禮天子之宰當稱爵周公是也今以宰咺書名用見冢宰之自輕也春秋書此所以重典禮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國之大事也邦國有疑會同則盟之諸侯自相爲盟苟非大事猶曰不可况國之微者乎及宋人盟內不書其人外

不書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隱公聲子所自出於宋有甥舅之親卽位而修好固人情所當然也三年之久公始與宋公遇于清魯之於宋未汲汲然也不知兩國微者相與爲盟果爲何事耶宿者國也盟於其國則宿亦與焉意者其爲宿盟乎觀宋人遷宿之事則宿之服屬於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者畿內之國也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周公之後乎若是則與魯親矣書來者見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咺歸賵於魯未幾而祭伯來必非王命也來者來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內諸侯不當朝於列國蓋內外尊卑之分所當然也祭或稱公或稱叔其稱公者嘗受命爲三公其稱叔者永受爵者也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獨元年書春王正月餘十年不書正月說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古者諸侯受止朔于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於廟隱不書正自謂居攝不行朝正之禮故也隱公十年不書正桓公十四年不書王二年不書秋冬此又春秋言外之深旨也

按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在十一年十一月經文下今移正

公會戎于潛

古者外域種落間與中國雜處近於魯者爲徐戎多爲魯患當伯禽之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至於治戎器以伐之具版築以備之今也隱公與戎會於潛左氏以爲修惠公之好魯與戎好其來久矣未幾復盟于唐至於桓公盟唐再書

戎魯會盟遂爲故事夫外域非盟會可結也莊公之時親追戎于濟西盟果何益哉春秋安得不謹而志之書及盟者魯公之志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按左氏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夫婦之不諧正家之道未至也何至以干戈相向入之爲言不順之辭也造人之國都幾有其地矣觀宣公之時伐莒取向則知向爲莒之邑久矣不知入向之後莒何時復取之以爲莒邑耶大要書入者雖未至盡有其地然既入之後日侵月削積久而取之者亦多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未賜族也其稱帥師者將尊而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四

敬鄉樓叢書

師衆也極小國也命將出師直入其國魯之怙彊亦甚矣自無駭入極之後終春秋之世極無聞焉意者卒見取於魯耶春秋之初小國尙多至于末年寂寥幾盡魯秉禮之國也取根年取鄭取邾取郟其所取者不止一國而况于諸侯強大者乎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晉自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可深歎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戴氏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春秋觀講義

中亦稱裂繻可見

婚禮人之大倫也爲國君者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故冕而親迎不以爲重今也紀裂繻來逆女書於春秋傳者以爲逆女當親行使大夫非正也是則然矣然考之昏義婿

迎婦於其家御輪授綏三周而先歸俟于門外相去蓋不遠矣有如國君之尊遠適他國以行親迎之禮則國事少廢矣說者以爲文王娶于莘莘之國在渭之涘故文王親迎於渭然文王是時爲世子猶可以遠出也韓侯娶於蹶父之女韓侯迎之于蹶之里此諸侯親迎之禮也然蹶父爲天子卿士韓侯入覲于天子故因迎于蹶里非專爲親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內女適列國者多矣其事不盡書於春秋伯姬之歸紀其事甚可念也紀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齊侯得以葬之故春秋書伯姬之歸于前又書伯姬之葬于後所以志伯姬之終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其義不可曉說左氏者曰子帛者紀裂繻之字也書

外大夫於諸侯之上春秋無是也公穀二傳帛皆作伯義亦不通帛之一字非羨文則字誤也聖人存而不削史之舊文不敢改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亂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又請師於邾邾私於魯公子豫豫帥師會伐其事可謂重矣春秋削之而不書今茲復伐衛討潛之亂也夫鄭伯不容其母弟逐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於衛請師於王以伐之春秋以爲王師之重非鄭伯所得用也故沒而不錄觀鄭伯前日之所以伐衛者如此其重今茲再伐必非輕用微者春秋以鄭人書蓋貶鄭伯之無親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法祥瑞不書有變異則書故日食書於春秋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書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之前或在朔之後也說者謂日食之變陰陽有定數無與於災異是大不然陰陽薄蝕天道有虧代天作子適當天變惡可不恐懼修省以回天譴譬如父母有疾爲人子者當引咎歸己請命于天庶幾父母之可也

疑有脫字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按戴氏釋此一經獨從公穀見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昭二十三年尹氏立朝講義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六

敬鄉樓叢書

春秋書諸侯相盟始于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則諸侯參盟之始也人愈衆則志愈分志愈分則盟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在春秋不得爲大國前年入向固已甚矣今茲伐人之國取人之邑狃於前日之勝而忘其國之微無乃太甚乎書伐書取甚之也異時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爾背義以求利果何益哉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與之禮有朝有聘有會而又有遇禮焉遇之禮造次簡略有邂逅適願之意春秋謹而志之譏失禮也曲禮

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其簡略可知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

按左氏衛州吁之立也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然則伐鄭之謀衛實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衛之亂臣賊子也衛人不以爲君宋公怵于州吁之邪說帥師以伐鄭則是師也非宋公誰實主之書宋公于其上書衛人于其下聖人之深意也衛人者州吁也不與州吁之爲君故以衛人書鞏者公子鞏也不書公子惡之也宋公請師于魯魯公不許公子鞏固請帥師隱公之禍鞏實爲之怙彊專政有自來矣春秋之辭貴乎簡嚴不曰鞏帥師會伐鄭而再書宋陳蔡衛者詳其辭所以甚其罪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之罪天子所當討也衛晉之立天子所當命也今也不然討有罪立嗣君皆出于衛人之意聖人直書之曰人言權之不出于上也州吁稱名晉不稱公子其辭嚴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左氏曰矢魚公穀曰觀魚矢之爲言陳也陳魚而觀之其實一也說者謂矢魚者射魚也其說亦通靈臺之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樂之也使隱公知此意能與民同樂則民樂其有鳥獸魚鼈矣何至遠去國都陳魚而觀之禮失地遠春秋兩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春秋之法將尊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故衛師入郕與莒人入向書法不同郕衛同姓之國也衛君方立桓公始葬首興報復之師無乃太早計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非惠之夫人故仲子既葬不附于惠之廟隱公爲仲子別立宮考者宮既成而祭之名也六羽者舞之名也舞者執干而舞謂之武舞執羽而舞謂之文舞天子之舞用八人爲一列凡八列共六十有四人故總名曰八佾魯僭用天子之禮舞八佾於羣公之廟久矣今焉考仲子之宮不敢用八而用六故曰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六佾婦人無武事故有羽舞而無干舞是禮也其隱公之失歟仲子既非夫人宮不當立祭不當舞原隱公之意欲立桓公爲君尊其母爲夫人故委

曲遷就若此不知典禮之壞有以啓人之姦心異日之禍皆失禮有以基之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邾附庸之國也是時未列於諸侯何以書於鄭人之上伐宋之謀邾實啓之鄭實輔之故以邾主兵也伐宋入郛宋不以實告故春秋書伐而不書入

螟

春秋於螽螟水旱皆書所以重農事也重農事所以愛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違天以病民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說春秋者多用之其實未必然也伐人之國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國都門焉而還者春秋當以伐書若築壘堙塹環而守之春秋豈得不以圍書若楚子圍鄭之類是也苟非造其國都而直圍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書則未知其爲誰之邑也今書伐鄭圍長葛者記事之體當然也宋鄭未有舊怨止因交兵之故結怨不已長葛之圍久而不去經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惡其黷兵書圍長葛於前書取長葛於後不待貶而罪可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觀下講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左氏曰渝平公穀曰輸平渝之爲言更也言更前之怨而爲今之平也輸之爲言納也言納今之款以求平於我也其辭



WENZHOU LIBRARY

雖不同其義則一也鄭人與魯有舊怨今焉既與宋人交惡懼魯之謀已也取疑是故字易仇怨而為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鄭伯之意非出於真情異時歸祊假許田之事皆於此乎始故春秋謹而志之見鄭伯之為諉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於齊也隱公初與鄭平及今又與齊平可以為夷疑是賢字矣而齊魯鄭在春秋之初俱為大國苟能同心合力以撫鄰國則是平也君子與之自鄭人輸平齊人始平之後三國會于中邱者謀伐宋也會于時來者謀伐許也已而入許之師三國皆與焉搜諸侯以伐諸侯何取於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非其有而攘奪之其名曰取長葛之圍志在必取罷民日久不遺餘力所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者蓋如此其得禍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歸于紀在隱之二年今叔姬始歸何也待年于國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謂有待而行者歟其書于春秋者為入于鄫書也入于鄫者叔姬之賢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邱

中邱魯之邑也魯方無事非有疆場之虞中邱不必城也就使當城夏之月非所當役也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

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為固先王所不廢也故民衆城小則可以益城苟不計民之多寡益城無極則凡城之志於春秋者皆譏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當役其譏益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原注弟年來聘凡兩書一見桓公三年

春秋書法其稱兄若弟者親親之禮當然也然而寵愛過則

傷義刑爵疑當作罰加則賞疑當作傷恩隨事而觀褒貶見矣聘問之

禮國有大夫兄弟之親何煩聘使有如行人失辭則國家不可屈法齊僖公寵其母弟故弟年來聘兩見於春秋異日無知之禍亦寵愛之過歟

秋公伐邾

魯與邾為鄰國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何為隱

公親自伐邾不惟輕於用兵其自卑屈亦已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衆戎人無道掩而執之直易事爾春秋何以書伐大天子之使也不書執而曰以歸避其名也左氏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楚邱之執凡伯固以自取焉天子之使則不可以不重也凡伯聘魯為戎所執魯方與戎盟不暇問戎之罪道過楚邱衛獨不能救乎戎不足責也魯衛之罪其又奚辭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昔也宋公魯侯遇于清今宋公衛侯遇于垂非禮之禮習而安焉尤而效焉不以為異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古者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之從祀者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諸侯朝宿之邑焉祊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服不朝時巡不講故諸侯朝宿湯沐之邑皆廢而無用祊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魯故先使人歸祊以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祊其曰我入者受而歸於己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曰輸平曰歸者有卑遜屈下之義焉用見鄭伯之詐也

按黃震曰抄云趙鵬飛經筵謂魯要鄭而得祊以前此魯不救鄭也戴氏則謂鄭詐魯而歸祊以後此鄭假許田也二說不同而皆精于考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參盟始于此自是厥後聯合列國數會屢盟者何其多也可勝罪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入春秋以來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婁頗有自大之意今茲魯公親與莒人盟人微者之稱莒彊魯弱益可知矣左氏曰以成紀好也向者紀莒二君嘗盟于密魯大國也何乃汲汲然與莒之微者盟乎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一

敬鄉樓叢書

天子之大夫例稱字隱公卽位之初天王來歸仲子之賄于今九年聘魯者再隱公不惟不朝亦未嘗有報聘之使說春秋者猶以隱公爲遜國之賢君賢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責臣子者重責君父者輕天子下聘於諸侯固失體矣諸侯未嘗報聘於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暇責周深責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天道之變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風雨雷電莫不具載蓋欲人君省災戒懼陰陽之差各以類應既有震電則不當雨雪蓋震電者陽氣發洩而雨雪者陰氣凝沍故也八日之間陰陽交錯其變甚矣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是會也魯與齊謀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于魯魯會齊于防明年會于中邱盟于鄧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討不王此天下之大義也當特書于春秋防與中邱以常事書鄧之盟削而不書其故何也蓋春秋原情之書也隱公實以怒宋之故借公議以釋私憾春秋方以爲罪人烏足以爲義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魯去年之冬會齊于防今年會齊鄭于中邱合謀以伐宋亦已久矣曷爲而夏五月公子翬帥師會齊鄭伐宋而公不與

乎翬怙權自恣專命先行雖公不得而制也伐宋者齊侯鄭伯也而春秋以人書不與翬之會諸侯也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春秋削而不書敗宋師者三國之兵皆在焉取郟取防者鄭也而皆以我書何也蓋伐宋者非齊人之意魯忱於鄭齊逼於魯故也及其敗宋師取二邑齊不與其謀鄭人特歸於魯用見魯隱之愚鄭莊之詐推其利於魯而歸其罪於隱公隱公莫之悟是亦歸祊之餘智歟直書曰敗又書曰取春秋之意深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詳觀左氏所傳鄭人伐宋取其二邑師未反國宋約衛人乘虛入鄭鄭人還在郊宋衛之師不敢在鄭遂偕蔡人爲伐戴之行鄭人掩其不備伐三國而取其師焉鄭莊亦巧于用兵

矣春秋書三國伐戴于上書鄭伯伐取于下不言取三師焉其惡鄭伯之詐也明矣隱公十一年之中鄭莊用兵于諸侯者不一役甚矣鄭莊之佳兵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鄭伯爲王卿士借王命以討諸侯一則曰宋公不王二則曰郟違王命當時諸侯不知有天子者豈直二國而已哉異時蔡衛陳從王伐鄭其違王命也不亦大乎郟小國也昔年衛師入郟今焉齊鄭又入之弱小之國不能以自存若此亦可見王道之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俱朝于天子于是有旅見之禮諸侯雖曰世相朝然兩君相見分庭抗禮安有旅見于庭哉滕薛與魯皆列國

也來朝于魯固已卑矣隱公安得偃然旅見之連書滕薛譏其僭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古者諸侯相會非有天子之事則有四方之禁也春秋以來凡諸侯之會大抵爲伐國設也時來之會謀伐許也乘三國之力而直造人之國都言其甚易也向也三國伐宋魯取其邑今也三國入許鄭有其地齊皆無與焉然而伐宋入許之師皆以齊先鄭何也齊在當時最爲大國魯鄭非假齊之力未必能勝也聖人探其事而書之則罪有所歸矣按左氏鄭伯入許既有其地春秋不以滅許書蓋鄭伯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則許既復國矣故春秋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踰年卽位故於元年之春行卽位之禮春秋從而書之然而春秋之法繼故不言卽位隱公鍾巫之禍桓公實爲之則桓之繼隱是繼故也何以言卽位桓公志在得國諱隱公之故偃然行卽位之禮春秋卽其實而書之所以原其情而重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鄭莊公自歸祊之後志在許田久矣久而未言固將有待也一旦桓公嗣位得罪於諸侯莊公乘其恐懼迫脅而取之然

而莊公多詐非曰直取之也以璧而暫假之也夫天下之物直假於人謂之假以物相易謂之易今以璧易田而名之曰假諱易地之名而託辭於假此莊公之詐也會于垂以謀之盟於越以固之其爲許田之計也密矣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

隱公十一年書滕侯來朝今而曰滕子何也說春秋者謂時王所黜也夫周王之賞罰不行於諸侯久矣豈能黜滕侯之爵以爲子乎先儒謂其在喪故曰子終春秋之世稱子豈其皆有喪乎又言桓公得罪於王法滕首朝之故貶而書子是

則然矣後之稱子者獨何罪乎大抵春秋之諸侯其輕重皆自爲之小國有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黜以從其卑若杞侯之或稱伯或稱子之類是也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

震日抄取戴氏此論又云自貶之說朱子主之以子產爭承爲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何謂郕大鼎是鼎也郕實爲之宋嘗取之鼎雖在宋猶郕鼎也宋取之郕魯取之宋則是鼎爲諸侯所重久矣華氏之亂魯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之亂可治也其可成耶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然而宋以鼎賂公春秋不書賂而書取嚴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廟者周公之廟也取其鼎而薦之大廟周公其受之乎納之爲言義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其爵稱公今稱侯者杞弱而以侯禮至也七月來朝九月見入魯之無道甚矣亦杞之卑弱有以自取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爲會始懼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稱王其疆可知矣此三國者地與楚近先有懼心焉未幾而楚滅鄧久之而楚復滅蔡鄭雖僅存異日牽羊之逆鄭亦幾亡矣然楚雖無道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子產相鄭執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國能自彊於政治猶可以自保三國之會徒有懼楚之心而無自彊之實春秋惜之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公嘗與戎盟于唐桓復行之修故事也然隱不書至而桓書至何也爲其告至于廟而後書耶凡君行告至於廟禮之常也隱獨不告至耶春秋之法會而不至者安之也會而書至者危之也桓公得罪于王法亦戎之所得問也使戎人思隱公之盟問隱公之事則桓公是行也豈不甚危乎危其往所以幸其歸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春秋之法加王于正月之上其正月無事則二月三月亦然

桓公卽位十有八年稱王者四不稱王者十有四

原注元年稱王二年

稱王十年稱王十八年稱王

桓公得罪於王法天子之所當討也元年卽

位至于二年而天討不加聖人猶有待也三年之久而王法

春秋

講義

卷一上

十七

敬鄉樓叢書

卒不行焉聖人曰是終無王矣於是稱正月而不稱王數周於十不可無王故十年復書曰春王正月猶建亥之月六陰用事不可以無陽故十月稱爲陽月也十有八年桓公於是終矣烏可以無王哉故復書曰春王正月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意既嚴而扶持王道之意尤切焉魯之與齊婚姻之國也魯娶于齊非一公也獨文姜之婚載於春秋甚詳其曰會于嬴者謀婚于齊也公子翬如齊者逆女也送姜氏于謹者齊侯也會齊侯于謹者魯公也姜氏既至致夫人者齊侯之弟仲年也自會嬴而至于成婚何其爲禮之厚也春秋備書其事辭繁而不殺深惡姜氏之亂由齊侯寵愛之太過桓公之禍亦有以自取焉爾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春秋之法會而爲盟者陳牲而歃其血爲載書而要諸神堅守誓約不敢違越今也齊衛二君晉命于蒲牲不歃書不載彼此相諭謹言而退此春秋所無有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晉命之書止此而已故曰春秋惡屢盟善晉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魯入杞杞求成于魯故會杞侯于郕甚矣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夫杞行朝禮卑遜有餘豈其不敬不共自貽憂禍良由微弱之國不能備禮貢獻有闕貽怒於魯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比事而觀春秋抑彊扶弱之意可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講義

卷一上

十八

敬鄉樓叢書

既之爲言盡也日之食也由陽氣之微也日食有多寡之殊則陽氣之微有輕重之異今也食而至于盡幾于無陽矣故日食一也正陽之食比于他月猶重謂陽氣之甚微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有年亦多矣苟其無年民何以生獨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豈羣公皆無年耶曰非也桓宣二君得罪于王法天道所不恕也卽其罪惡宜降之罰饑饉薦臻天道不僭矣然而民何辜焉幸其有年喜而書之此聖人助天愛民之意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惟冬狩爲盛蓋農隙之時不至于歧傷禾稼兼肅殺之後萬物衆多非三時比也正月而狩非其時矣于郎之遠非其地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國也伯爵也糾名也天子之上士書名今渠伯以畿內之君爲天子之冢宰何以稱名爲其聘桓也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又從而聘之賞罰無章甚矣冢宰奉命來使詔王誅賞之權當如是乎書宰書爵以見其尊書名書來聘以見其罪待之尊者責之重也責之重者罪之深也

桓公四年無秋冬春秋之法四時具然後爲年故四時無事必舉首月獨桓公之時四年無秋冬七年無秋冬聖人之意傷矣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聖人固已不書王矣王法不能

誅聖人豈無望於天乎越四年之久桓公假息如故既又三年而猶自若焉聖人曰天之道或幾乎息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之道也今天道失刑無秋冬矣此又聖人言外之意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二國同時朝紀本以襲紀也紀人知之故因以如紀欺諸侯春秋從其告而書之蓋不如是則無以顯其詐也書如紀於前書紀侯去國於後二君之情不可得而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王者不忘大臣之德故仕者世祿詩人賢之不以官職私大臣之親故官人以世君子罪之天子聘問于諸侯當擇賢而行豈得使其大夫之子且父在而子代任其將何稱故書曰

仍叔之子其名字不獲載於春秋求名而名亡垂戒遠矣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聖人之特筆也鄭伯不朝天子親行討罪三國從焉聖人書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見諸侯擁衛天子以行天討天子甚尊諸侯甚微鄭伯無所逃罪矣如左氏所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不以戰書不可言也戰不可言况于敗乎敗績于茅戎猶可言也敗績于鄭其可言乎王不言天褒貶之意略寓其間矣

大雩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諸侯雩境

內之山川而已蓋雩者祈雨也先事而祈王者重農之意也
原注常祀祈雨者謂之雩遇早而祭者亦謂之雩傳者專以雩為早祭特知其一爾魯僭用天子之禮
樂大雩郊禘率與天子同使春秋悉書之將不勝其書也故
因雩而書以示戒也今夫雩之所以書者非時也夏當雩而
秋行之時也晚矣凡書大雩者其義同

各

冬州公如曹

州公者天子畿內之諸侯嘗為三公者也外相如不書於春
秋此何以書左氏曰瀆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此奔也
以如告於魯春秋傷之畿內諸侯不能自存逃于他國此春
秋之大事也安得而不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按三傳皆以寔為州公之名

按左氏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注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

承上五年冬經省文公羊曰猶言是人來也穀梁曰是來也皆不以寔為州公名來者來朝於魯也

州公失國故名之不言朝者不與其朝也春秋書此以為失
國者之戒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齊侯有圖紀之心紀人懼而諮謀於魯當此之時魯與齊紀
婚姻之國也紀侯告情于魯求成于齊必可得也今也既會
之後復朝于魯欲請王命以求成于齊情意懇切而桓公恬
然不顧受紀之朝卒無救於滅紀之禍夫親仁善鄰救災恤
患賢者之事也桓公豈其人乎求非其人祇無益耳

秋八月壬午大閱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既閱之後因以田狩故冬之田名曰狩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桓公四年嘗狩于郎今年復行大閱之禮爲前日之狩止於田獵而已未嘗有所閱也茲焉大閱選徒簡車其禮盛矣夫大閱者非諸侯所得爲也况以秋八月行之故春秋因其失時以垂戒焉

蔡人殺陳佗

陳佗得罪于其君奪其國而有之國人不以爲君觀墓門之詩指以爲梟則國人之情可知一旦蔡人取而殺之如盜賊然書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以討賊與蔡人其不能討者罪有所歸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夫人長子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于春秋此義明則嫡庶之分辨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咸邱者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蟲已啓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桓公不仁亦已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穀伯綏鄧侯吾離何以名朝于桓公故貶之也去年紀侯來朝何以不貶紀有亡國之憂不得已而朝于魯穀鄧未嘗通于上國一旦無故來朝惡得不貶故曰春秋原情之書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冢父來聘

桓公卽位八年其天子之使三至于魯周之無政魯之不臣

不亦甚乎家父何以無譏宰渠伯糾既以名書於前仍叔以下無譏焉譏之將不勝譏從其初也責及冢宰大夫無與此又春秋正本之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烝之為言衆也冬祭曰烝故四時之祭冬祭為盛言萬物之衆多也春正月烝已非時矣况五月而又烝乎失時黷禮聖人譏焉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釋書再烝之義戴氏最善

秋伐邾

伐邾不言其人微者也向焉隱公嘗親伐邾故以公書今焉伐邾雖大夫不行益又卑邾矣其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遂有升陘之敗匹夫不可輕况國乎

按黃震日抄謂戴氏此說可為鑒戒

冬十月雨雪

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

按黃震日抄云諸家多以冬十月為

今之八月戴氏獨以夏正言之理亦未嘗不明知聖人之不言秋為冬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是往逆故祭公之逆后春秋以遂書夫婚姻重事也先期未嘗告諸紀一旦祭公來使魯為媒而遂逆之揆諸人情不應率略若此天王下婚於紀計已有成約矣今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也紀魯甥也祭公過魯諮謀於魯而行則有之矣使魯為媒而遂逆后無是理也

按黃震日抄云戴氏此說以情言過于諸家之專主譏誣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諸侯之女歸于京師亦多矣而紀季姜獨書因祭公之來季姜之歸魯實與聞之非他王后比也方其逆也稱曰王后由

王命言之也其歸也稱以季姜由父母家言之也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

云此史氏立言之法戴氏最得其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來朝諸侯之事也世子不得而行之射姑之來曹伯實使之于是失正矣曹伯何以使其世子來朝當食而射姑歎逾年而終生卒意曹伯將託其子于魯乎不然何其急也射姑承父命而行朝禮幾于僭矣魯以待國君之禮待人之子幾于屈矣三者咸譏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會之爲言彼此有成約矣此往會而彼不來非有他故則中變而背約爾今也魯會衛侯而弗遇衛背約也春秋何以弗遇書弗內辭也若曰彼之來也我弗與遇則其爲辱不在我矣此春秋存魯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諸侯加兵於魯或侵或伐或圍春秋皆卽其實而書之未有言來戰者今而曰來戰于郎何也齊與魯爲婚姻鄭以許田之故與魯相好今年之春衛侯與魯約會于桃邱一旦以鄭忽怒魯之故相與率師來戰人之稱斯師也其諸無名之師歟春秋惡之直書曰來戰如入無人之境若曰魯不受兵而三國自爲戰爾左氏曰我有辭也其義得之主兵者鄭也何以首齊齊人以鄭忽有功之故忘婚姻之好合師以伐



魯齊侯之罪也使齊侯遜辭以謝鄭則必無來戰之師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師以去年十二月來戰于郎今年正月三國之人盟于惡曹相去甚邇故說者謂是盟也三國之君在焉貶而稱人是固然矣然三國之君迫歲而歸留其大夫使爲此盟亦未可知也三國來戰已無名矣既戰之後復爲此盟其意欲以謀魯也向使鄭莊無恙魯之被患猶未已爾貶而書人春秋之意可見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矣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之相也命大夫故不名鄭莊爲王卿士故其臣得請命於天子以爲大夫而爲國相宋人得誘而執之其

爲人不足憚矣宜乎廢忽立突制命於宋而莫敢爭也突公子也其不稱公子者言突之不當立也鄭忽未踰年之君也其以國氏者言忽之當有鄭國也突歸而忽去一出一歸無難辭焉用見權臣之專制舉國聽命而不敢違也釋春秋者猶以祭仲爲賢豈其然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春秋之初猶有如無駭翬挾柔者其後周室益衰列國之大夫自專故無未賜之族矣桓公方得罪於齊衛鄭今將與三國爲好而以大夫盟其君可乎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夫鍾與闕之會傳者不言其故以穀邱虛龜之盟觀之知魯之欲平宋鄭也以紀鄭之戰觀之知宋人之責賂於鄭也意

者宋人立突之後責賂於鄭鄭不能如宋所欲故有隙魯將平之故數與宋會宋公不厭其欲故辭平於魯魯以故怒宋率鄭與宋戰已而鄭不堪命復與宋戰其本末當如此按程端學鄭魯所不當與也身復不義而欲黨不正之人春秋惡其以亂治亂詳書其事而桓公之罪顯然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說春秋者謂是盟也以平杞莒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至今始平魯之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數與宋盟會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桓公怒而與鄭盟共謀伐宋夫魯之平宋鄭非也宋人之辭平亦非也兩國各懷其私心不得所欲怒而至于伐伐而至于戰春秋之法戰者不言伐今戰伐並書何也惡宋魯之爭也書及而不言其人書伐而復言其戰皆所以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人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主乎是戰者鄭也公羊

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則主乎是戰者魯也穀梁曰其不地于紀也則主乎是戰者紀實爲之也三者之說宜何從先儒以爲內以紀爲首外以齊爲首則齊紀之事于三說爲勝是固然矣然合謀以伐人者非先有釁隙則其謀不合齊欲滅紀紀安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責賂於鄭鄭安得而不怒乎魯與齊衛有戰郎之怨于宋有辭平之嫌故自相糾合以營其私然大要齊紀之事爲多紀不度德不量力而欲傲倖於一戰之間齊雖敗績紀終不免於亡由是知浪戰之無益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七月之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

之此二說者皆藏冰之道也然而微有不同二之日者今十

二月也三之日者今正月也如是則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

左氏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蓋十有二月也四之日者今二

月獻羔祭韭所以出冰也如是則二月固出冰矣左氏所謂

西陸朝覲而出之也者今三月也藏冰先一月而出冰後一

月雖早晚不同大要十二月取冰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

月出冰出而未用至三月而後用之其實一也今桓公春書

春秋

講義

卷一上

二十七

敬鄉樓叢書

無冰者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而無冰今年之春無冰
 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夫藏冰之用亦重矣朝之祿位賓
 食喪祭下至老疾無不受冰一歲無冰為害滋甚不惟此也
 藏冰不時陰陽失節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蓄霜雨雹莫
 之能禦其為害也大矣春秋安得不謹而書之按程端學春
 秋或問云月
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
 即詩所謂鑿冰冲冲者也十二月無冰可鑿來年春遂無冰
 仲尼錄之以見人事縱弛變理失道則冬行春令當寒而燠
 是以萬物失宜疫癘將作若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猶有冰
 可鑿何害于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可為三代不改月數之
 證戴氏謂書無冰于正月謂無藏冰義有未盡特識見正大
 遠勝諸說考戴氏本主夏正立
 義而程氏推闡尤暢故附錄焉

夏五

夏五之必有月衆人所共知也夏五而不書月聖人所不敢
 增也由聖人之筆削而不敢增衆人之所共知其不知聖人

者乃欲增改疑似之闕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魯公既與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既會鄭伯于曹越數月
 鄭又使其弟來盟何謂來盟魯與諸侯盟約既定不親相為
 盟內遣大夫往盟於彼謂之蒞盟外遣大夫來盟於此謂之
 來盟夫盟國之重事也親自為盟猶懼不信而况遣大夫以
 盟乎大夫猶不可而况遣其弟以行乎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古者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取其米藏之御廩以供粢盛今焉
 魯之御廩災則御廩之所藏煨燼之餘也三日之間遽行嘗
 祭君子謂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火戒不虔時祭不敬
 春秋並譏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責賂于鄭怒猶未息故復借四國之師以求多于鄭此春秋之所惡也其書以者何也夫諸侯合兵以伐人各聽命于其主故有同于伐國獨不欲戰者非主兵所得制也今而書以者謂列國帥師以從左右前後惟主兵所用而不敢有貳焉其爲謀也專矣其爲力也大矣此尤春秋之所深惡也以諸侯而從天子制命于一人可也糾合列國而聽命于諸侯其爲僭也不亦甚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古者天子錫有功諸侯於是有車馬之賜故在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馬未聞天子求車於諸侯也昔者夫子正取假之

之名於季氏今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之曰求何也王室微弱諸侯強大卽求車一事觀之則庭實之貢其不至久矣不書求則無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直言其實不避其名責諸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突之入五年矣故稱鄭伯其名者失地故也鄭忽之立纔四月爾未成其爲君故書鄭忽出奔衛及其入也稱世子稱復歸明忽之當立也突之出奔未及數月復歸于櫟稱突稱入者明突之不當立也自是而後稱鄭伯者皆突也忽雖立爲君不通於諸侯亦可以見忽之弱而

突之彊矣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隱公末年魯與齊鄭同入許鄭莊公據許而有之莊公既卒鄭國方亂許叔者許侯之弟也自許東偏復歸于許向也齊魯二國同爲伐許之謀今焉自知其非復爲定許之會聖人許其能改過矣許叔何以稱入內無所因外無所自獨以其力復其國都其難若此故稱曰入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列三國而稱來朝旅見故也邾牟葛三國雖至微小然桓公非所當朝也旅見非所當謀也貶而稱人言其至微而不足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春秋之法地而後伐者疑辭也于袤伐鄭于棐林伐鄭于召陵侵楚是也伐鄭之師助突而伐忽也助突伐忽於理不順於心有懷疑而未敢前故地而後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鄭突以不義得國王法所不貸也諸侯合謀以伐鄭將以助突也始焉會于袤猶有所疑而後伐今焉會于曹定其謀而再伐同惡相濟不遺餘力春秋詳書其事則舍順助逆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矣去年伐鄭不書公至今茲書之何也春秋之法書至者危之也不義之師連年不已此危道也

冬城向

春秋講義

卷一上

三十

敬鄉樓叢書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之立也不以其正內得罪於國人天子召而不往且不能使衛小衆人疑是大字或又字得罪於天子失地出奔惡得而不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紀侯之事迫矣娶於魯結婚於王室借助於諸侯而與齊師戰假寵於魯公而與齊侯盟皆不能回齊侯之心以紓滅國之禍春秋詳書其事紀爲可哀而齊爲大可罪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濼

隱公初年魯與邾儀父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春秋固已非之桓公之時邾復來朝邾儀父復與桓公盟于濼其事魯之禮亦至矣盟未數月魯與宋衛伐邾何其無信義若此也春

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不言其人隱之也儀父自是以後得列于諸侯春秋遂以邾子書終春秋之世數數與魯戰爭一勝一負迭爲客主推原所自實隱桓有以基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侵魯疆疆吏來告桓公有命事至而戰若是則奚之戰疆吏爲之也書及而不書其人微之也疆場之爭一彼一此春秋備書於策重兵爭而惜民命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左氏蔡桓侯卒蔡季自陳歸于蔡杜預曰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及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杜預曰獻舞卽蔡季也先儒以爲不然曰蔡季自陳歸然獻舞已立矣蔡季力足以得國而不有故春秋賢而字之然則蔡季

之歸與季子來歸其事正同此二人者皆其國之賢國人欲其歸故春秋亦從而嘉之稱歸稱來歸者雖易辭也亦喜辭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左氏曰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則是會也公與夫人俱既會之後同以如齊春秋當書曰遂與夫人姜氏如齊今再書公又曰與夫人姜氏匹敵而並書之見文姜之抗桓公不得而制也春秋書法嚴矣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春秋

講義

卷一上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WENZHOU LIBRARY

春秋講義卷一上

春秋講義卷一下

戴溪肖望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言即位桓公不得其終莊公不行即位禮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不稱姜氏者絕之也如公穀所言夫人固在齊久矣莊公接父之練錄母之變于是有念母之心焉故春秋探莊公之心而書之其說恐未必然桓公之喪歸自齊姜氏必與之俱久而不安于魯故逃歸于齊春秋即實而書明示大義非由莊公念母之故也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預注左傳稱單伯爲天子卿公穀稱單伯爲魯之大夫也故稱送王姬以魯事考之魯無單伯其爲周之卿明矣古者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今也天子使卿送女至魯俾魯主之以嫁于齊魯築館以待之禮記所謂由魯嫁是也春秋書送王姬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明年書王姬卒詳書其事若此何也魯之與齊有不共戴天之仇况莊公方有三年之戚天子不當使之主婚魯亦不當主婚于齊此禮之大失君臣皆不得其正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有二有生而錫者若平王錫晉文侯是也有既死而錫者若榮叔來錫桓公命是也生而褒寵其功以策命之死則

褒贈其功以追策焉生榮死哀所以爲諸侯之勸也今也魯桓公得罪于王法生不能討死又追命之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宜不若此王不書天失天道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邾鄆郚

齊侯志在滅紀不滅不止故先遷紀之三邑遷之爲言徙其民而虛其邑也三邑既虛則紀國之勢孤矣用師而遷邑言齊之逼紀也齊之于紀亦虐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公羊曰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誠如是也則於餘邱者邾之國都也春秋何不直以伐邾書乎杜

預注曰於餘邱國名也然而於餘邱之為國諸夏未有聞焉
意者東夷之小國乎公子慶父帥師言其將尊而師衆也以
貴將重師伐一小國然則於餘邱亦已彊矣

孟氏之孽基于此
永樂大典失載

按程端學春秋
本義引戴氏云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者夫人孫于齊未有復歸之文一旦遽與齊侯會于禚何
也姜氏歸矣春秋不書明國人不與其歸也以夫人而會諸
侯豈當書于春秋文姜之事人倫之變也曰會曰享特書而
不貸有不容以常理論者觀敝笥之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
雲其從如雨則魯之臣子豈得為無罪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稱氏未賜族也齊讎國也衛同姓也會仇讎而伐同姓
不待貶而見矣左氏曰疾之也疾溺者所以疾魯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鄆者紀季之邑也自齊師遷紀三邑之
後紀不可以為國矣紀季知紀之將亡也以鄆入齊奉幣而
委質焉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其辭亦可哀矣春秋原情之
書也季不書名哀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次于滑欲救紀而卒不能也自桓公以來數數謀紀卒無

尺寸之功今也紀之亡已形而勢已迫矣豈次滑所能救哉
莊公特不過借此名以自欺非真欲救紀也春秋不書救紀
而止書次滑亦原情之意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已無
所懼終日抄焉享齊侯于祝邱其無忌憚益甚矣犧象出門
嘉樂野合偃然用盛禮于十手十目之地蓋不但疾驅于通
道大都而已穀梁曰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齊侯不足病也
享齊侯所以病魯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
伯姬

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欲襲紀而不能自後齊人謀紀幾
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固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
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大去者棄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
焉紀侯二十年間謀所以存其國不遺餘力卒不能回齊人
滅紀之念則未知其大去之後其諸人民之從者久而不忍
去歟抑亦逃奔于無人之地假息以偷生歟不然則歸鄰奉
祭祀以終其身歟其事可矜其情可哀矣書紀侯而其不言
其名哀之也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戴氏此說即本公穀而
少變者春秋謹嚴書去其國盡矣何必書大去
戰于文為支矣苟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攜叔
姬以偕行今棄伯姬而齊葬之棄叔姬而歸于鄰于義為
矣大者紀侯之名非大去之謂按紀侯之去似太王之去邠
程氏之說本于伊川可以參考
而無太王之德紀季以鄰事齊如微子之適周而不遇武王
之聖此其所以可嘆也齊人志在滅紀使其出師以伐之紀

固不能支也而用計深密遷延若此其故何也託復讎以爲名曰吾非利紀而有之也讎恥不復齊紀並存將無以自立於世故日夜迫紀使其不能以自存而自去焉則吾有辭於天下以此欺諸侯故諸侯坐視而不敢救又從而助之不特此也存紀季葬伯姬不窮追紀侯縱其自去皆所以欺諸侯而掩其罪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夫人姜氏享齊侯莊公不能制猶曰迫于母之命也公及齊人狩于禚獨不可已乎莊公有威儀技藝詩人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今也與齊人狩爛於騎射曾是以爲樂乎興念及父凡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春秋書及者明是狩也出于

莊公之志與公狩者齊侯也其曰齊人何也與齊人狩猶可也與齊侯狩可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春秋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秋邾挈來來朝

邾者何外裔之附庸也與介葛盧相類故皆以名書焉邾儀父以中國之附庸自附於諸侯知有盟會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爲邾子今邾以外裔之附庸自附於中國知有朝聘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爲小邾子禮之有益於人也大矣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五

敬鄉樓叢書

魯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今茲伐衛者所以納朔也朔在齊故齊侯主之是時四國之君皆在焉不書爵而書人者惡其逆天王之命伐衛以納朔也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義得矣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之法王朝之下士不書名其得書於春秋者曰王人今子突之書既曰王人矣又加之子突何也嘉其救衛而名之也何以嘉之天子之賞罰不行於諸侯久矣今衛朔得罪于天子出奔于齊亦既久矣一旦諸侯伐衛以納之天子出王人以救衛其事雖微其義則大子突書名大天子之命因以嘉子突也衛朔藉諸侯之力以入其國其歸也易爾春秋以入書之者言其理之不順也稱名者正其罪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曷爲來歸衛俘齊爲主乎是戰故衛朔既入國之後使齊爲主分俘獲於諸侯也其書來歸者正齊魯之罪也伐衛而諸侯稱人救衛而子突稱名入衛而以衛朔書歸衛俘而以齊人書則諸侯之罪昭然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經星在天遇雨不見至于夜中星隕如雨其異甚矣夫星辰失行古或有此不見而隕何異如之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列星之隕衆多如雨則

氣之消散可知矣春秋書此比他異為尤重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者陰氣之盛也秋大水則霖雨可知矣洪範庶徵有雨
暘而無水旱蓋常雨則多水常暘則多旱矣莊公之時秋無
麥苗冬無麥禾並書於春秋說者疑焉以為麥成于夏禾成
於秋曷為以秋冬書夫無麥猶可也重以無苗無禾民何以
食乎七八月之間雨而苗壞於水十月築場圃而納禾稼而
禾且不登聖人於是時也併禾麥而書之記災之甚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之地一歲再會檢惡已
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

師圍郟郟降于齊師秋師還

以左傳考之自次于郎至于秋師還莊公皆在焉春秋始終
稱師沒公而不書何也師者存亡所係也非有不得已之事
輕于用師三時而後反危國亡師之本也春秋危其出而幸
其歸不書公諱之也師次于郎何以俟陳人蔡人其諸陳蔡
出師待其至而邀之歟抑亦有所約未至而待之歟以春秋
書人書俟之意觀之知其有所約矣師次于郎猶未久也是
月甲午即為治兵之舉用見公之倉卒出師既出之後始行
簡閱何其急也至其及齊師圍郟也則未知先約齊師歟抑
亦偶遇齊師以俱往歟以春秋書及之法觀之知圍郟者莊
公之志也兩國之師同時圍郟郟降于齊而不降于魯魯人
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銳魯師已老

老字原脫據日抄補遷延日久不

還何待引咎自歸其亦莊公之不得已也春秋何善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蕪夏公伐齊納子糾齊
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公及齊大夫盟謀納子糾也是時齊無君與公盟者非止一
人故以齊大夫目之公親與齊大夫結約而外以兵送子糾
其歸特易爾良由小白先入其中變故外拒魯師於是敗
魯而殺子糾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言魯人拱手聽命
齊人取之猶一夫耳不惟此也退師之後方且浚洙以備齊
其懷懼若此而欲納人於國宜其不濟也亂未作而小白入
莒亂未定而小白歸齊鮑叔之知也亂既作而子糾奔魯亂

既定而納子糾於齊魯則失時矣管仲其無謀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子糾者小白之兄也小白之立未定魯人伐齊而納之未
爲過也魯師既敗齊殺子糾亦可以已矣今茲帥師伐魯何
其復怨若此也公用曹劌之策乘其三鼓之衰一戰而逐之
不言戰而言敗者直貶之也魯之辭亦稍直矣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魯隱公之初年求成于宋嘗與宋人盟于宿則宿者宋之與
國也一旦宋人徙其國都驅其人民雖未至於滅國其服屬
聽命之不暇亦幾于亡矣故春秋書遷者惡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莊公正月敗齊二月侵宋 其其上一字原敵以爲國患故齊宋

二師同次于郎將以伐魯也莊公乘其無備敗宋以拒齊魯

雖不爲直而齊宋二國帥師以次人之境亦取敗之道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自是始見于經其在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采芑之
詩曰蠻荆來威或稱荆或稱楚其來久矣至是稱荆者始以
荆之名通于中國也其後改而從楚春秋因而書之猶於越
之與越始以於越書而終以越書也其曰先書荆聖人貶之
者非也自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已有懼楚之心至是
而敗蔡師于莘不勞兵力竟執蔡侯以歸告于中國以示強
大自是而與中國爭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諸侯之失不言執
所以抑楚人之暴中外之義兩得之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公將以圖霸而首以無禮滅譚不三年而又滅遂其用
心之初已謬矣異時存亡繼絕特矯操而爲之爾齊桓反國
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伐衛霸者用心類若此
况望其能以公滅私乎譚子不書名滅非其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莊公狃于再勝之故未陳而薄宋師敗之于鄆宋之侵魯固
已非矣魯之敗宋不亦甚乎屬辭比事其義見矣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人告災魯人弔災故得書于春秋

冬王姬歸于齊

原注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襄公之夫人也今年王姬歸于齊桓公之夫人也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九

敬鄉樓叢書

王姬下嫁于諸侯亦已多矣其書於春秋者魯主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去其國至是七八年矣不知紀叔姬從紀侯而出奔歟
抑紀侯自去而叔姬不從歟其未歸于鄆也與紀侯俱歟抑
亦歸于魯歟其既歸于鄆也其諸紀侯之已卒歟抑其尚在
歟不然則紀侯有子其父既卒而率其子歸于叔歟是皆未
可知也以春秋書法觀之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
勤懇懇若有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按此可
正歸氏

譏叔姬
之誤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
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前此諸侯未有稱霸者而圖霸
始于桓公五霸桓公為盛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北杏實為之
首是時齊侯與四國之君皆在焉春秋爵齊侯而人四國其
意若曰從齊侯于會者特四國之人爾惡足以言霸嚴其始
所以防其終也霸圖既盛諸侯並從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
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既以無禮滅譚今茲復以期會不至而滅遂彼獨何罪哉
不過借威小國以恐動諸侯爾春秋特書曰人微之也微則
不足以為威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蓋宋魯當時之大國也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魯自乾時之戰與齊有怨至是桓公欲圖霸故修好于魯而爲盟于柯自是以後齊魯益親自柯之盟始焉春秋重是盟也故二國皆稱爵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數與齊會齊曷爲伐宋左氏曰宋背北杏之盟蓋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矣單伯曷爲會伐宋左氏曰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挾天子以令諸侯桓公之本謀也其不言會齊人陳人曹人者尊單伯故不言其人也若曰單伯會于伐宋而非列國所能屈也是年之冬單伯復會諸侯于鄆齊宋衛鄭皆在焉藉天子之重以鎮

服諸侯而諸侯之從者亦多矣

秋七月荆入蔡

前日荆敗蔡師于莘今焉竟入之如蹈無人之境楚益強蔡益弱矣北杏之會蔡人在焉齊桓不能救蓋方有中國之會力不足以及遠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曰十四年會于鄆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齊侯圖霸在北杏而始霸在鄆自冬

春上原兩會于

鄆勤動諸侯莫敢或違此其所謂霸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一

敬鄉樓叢書

宋人何以序齊人之上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鄭宋主兵故也鄭人侵宋

宋鄭兩會于鄆鄭人間宋伐鄭遽有侵宋之師用見齊桓之信未孚於諸侯而其力猶未足以庇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人主兵復序于齊上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人侵宋故齊桓為之會諸侯以伐鄭其用力于宋亦勤矣

秋荆伐鄭

荆至此三加兵于中國矣不稱師不稱人者貶之也終春秋之世蔡服屬于楚鄭奔命之不暇二國之患實基于此春秋

安得不深拒痛絕于其初耶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說者以為同盟者同心以為盟也或同心以尊周或同心以外楚春秋皆以同盟書之夫人之結信莫大于盟既盟矣惡有不同心者哉誠如是說則自同盟之外凡書盟者皆不同心乎考之周官有朝覲會同之禮殷見曰同先儒以為同盟用是禮也周室既衰是禮不講齊桓始霸僭用天子之禮春秋謹其始而書之罪其僭也其不書公會者為公諱也自是而後同盟書公春秋亦不得而諱矣

按戴氏以同盟為殷同之盟本于劉敞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鄭不朝也先儒以為鄭詹者鄭之執政也執其一國之政而被執于齊如一夫然何也昔宋人執鄭祭仲于時祭仲出行道過于宋宋人誘而執之今齊人執鄭詹將執于其國歟抑誘而執之耶觀鄭詹自齊逃來其為人輕脫無恥可略見矣况公穀皆以佞人目之其柔媚不立疑是正字且不能自重其身宜乎見執于齊也然齊桓以此服鄭亦豈足為伯討乎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遣人戍之遂人飲戍者酒醉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春秋直書齊人殲于遂若曰齊人自取也遂何罪焉滅人之國戍人之地自殲其師圖霸若此亦可羞矣
春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春秋之記災異也鳥獸之害人者悉書于春秋其未嘗有而忽有者名之曰有若有蜚有蠶是也略有而不足以為害多則為害則書之曰多若冬多麋也多則害稼矣若蠶螟之類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害故直以蠶螟書之皆所以謹災異重民命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于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為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蠻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

且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治戎之道使之畏威則遠遁豈可以盟誓結哉

秋有螽

螽之爲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螽有鸛鵒皆紀地氣之變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

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爲誕而况無救于伐西鄙之師乎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師也其謂之何豈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爲盟激怒于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于前而書伐我于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爲言遠也不以難邇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

直書伐我而已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國歸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爲可恨爾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于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怙強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爲中國患蓋桓公圖伯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災也故虞書曰眚災肆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赦有二義時有大災害及百姓則君赦之有蠢愚老弱則特赦之非此二者無故而大赦海內非帝王之法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五

敬鄉樓叢書

盟高傒者公也何以不稱公是盟也其將求昏于齊歟莫重其與讎昏也故沒公而不書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夫高傒之伉何足較哉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即位二十餘年矣至是而求昏于齊說者謂娶齊女者文姜之意也齊女尚幼故待年而後聘然則莊公之圖昏于齊何其庸愚不武如此也意者莊公不知其父之所以死與其母之所以罪歟盟防結昏如齊納幣前此昏禮未之有也况三年之制未畢而可圖昏乎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畿內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

故不稱使禮諸侯之大夫束修之間不出境畿內之王人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此義明則人臣合黨植私之患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國有社故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自諸侯大夫以至于百姓莫不有社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蓋取禽以祭社則國人皆與閭里皆出其禮可觀矣然齊有社魯亦有社莊公棄國之社而觀齊之社其怠于國政不恤民事可知矣穀梁曰以是為尸女也其說得矣

荆人來聘

荆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春秋不稱人不稱師者貶之也今

茲來聘何以稱人非進之也幸而知有聘問之禮人道未息猶有望于其終也向使荆人能世守是禮交聘于中國則晉楚之爭庶幾少釋而中國之民庶幾少息肩乎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遇者禮之簡者也穀之遇莊公之意亦知數會之煩擾故簡禮以自便云爾然而觀社之行方至何事之急而倉卒若此也魯以邂逅遇齊蕭以邂逅朝魯失禮之招有以致此也古者朝聘之事賓主行禮于廟示不敢輕也春秋書蕭叔朝公魯之與蕭皆失之矣

秋丹桓宮楹

殷武之詩祀高宗也詩曰松栢有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言寢廟之制取其松柏以爲楹栢有閑有榑享焉而今安也丹

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栢加非禮之飾于宗廟固已非矣而况修飾宗廟以待夫人之至乎瀆禮違制可謂甚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二年之間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於昏姻之好若此然是年也祭叔荆人來聘蕭叔來朝遠近歸慕皆以齊人昏姻之故莊公自以爲計之善矣君子以爲假人之彊爲重者非自彊之道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栢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春秋講義

卷一下

十七

敬鄉樓叢書

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七矣求昏于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何其難也春秋書夫人姜氏入入者難辭也不順之辭也內弗受之辭也娶仇人之女以奉宗廟其不順大矣宗廟其受之乎在禮私見曰覲夫人始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則既行公禮矣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不武也向也桓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策辭繁而不殺所以爲萬世永戒也

大水

莊公卽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二於羣公爲最甚大水陰氣

之盛也魯自文姜之後繼之以哀姜夫婦道失陰盛陽微故在莊公屢有大水之應不特此也多麋有蜚皆陰盛之所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曹羈爲曹大夫杜預以曹羈爲世子二說杜氏爲長曹莊公之葬久矣曹羈之位猶未定也戎人乘間侵曹意將以納赤耶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歸于曹用見羈之柔弱不能自有其國而制命于戎若此也是時齊桓方霸而戎人之微得與聞中國之事桓亦少媿矣

郭公

說春秋者曰郭公者郭亡也其稱郭公闕文也其說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曰郭何故亡則郭之亡也正在齊桓之時

况春秋嘗書梁亡矣今稱郭亡亦其類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夫諸侯大夫例書名春秋豈以始結陳好而獨私于女叔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原仲亦以字書豈嘉之乎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故鄭祭仲陳女叔原仲皆命大夫也古者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故命于天子者謂之命大夫春秋之時諸侯強大往往自命其卿陳鄭之所以有命大夫者鄭伯嘗爲王卿士陳蔡嘗從王伐鄭意者其國之大夫嘗受命于天子也春秋抑強扶弱齊晉之大夫多書名陳鄭小國大夫間或稱字者所以尊天子而重王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之災瞽奏鼓所以充其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大水之災用牲于社所以致禱也伐鼓于朝用牲于門則非禮矣春秋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莊公三十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按故事而行魯不以爲異也聖人謹禮之始失蓋懼其沿襲之誤而不反也

伯姬歸于杞

逆伯姬不書逆女逆者微也杞國微弱兼用俗禮故來朝于魯多以非禮獲譴今茲逆女禮必不備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如陳報聘也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兩相好也故女叔

來聘公子友躬自往報聘其意可謂厚矣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追戎之役伐戎之師莊公皆親行蓋攘外之道不得不若是也觀費誓之書知伯禽之用力勤矣其後子孫狃于宴安以盟誓爲可信而不知外裔之不可以信義結也一大創而終身創矣

曹殺其大夫

不言名氏所殺者非一大夫也公羊曰衆是也自曹莊公既沒之後其事不見于春秋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先儒以爲是年之春魯嘗伐戎蓋戎在徐州謂之徐戎今茲

伐徐者戎必與徐合兵表裏以爲魯患其說固善矣然宋序齊上以宋爲主宋與戎近或者得罪于宋乎是伐也以書公書人觀之則主兵者魯也以宋序齊上觀之則主兵者宋也意者宋魯合謀而齊人助之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以夫人而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伯姬援之以爲故事踵而行之莊公亦安然受之曾無留難其冬伯姬歸魯繼以杞伯來朝至僖公五年伯姬復來朝其子由此觀之若夫若子皆聽命于伯姬其與聞外事亦可知矣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以春秋書法觀之若齊高固逆子叔姬其稱子者公女也其不稱子者公之姊妹也莊公

二十五年伯姬始嫁遲歸愆期意必有為或者擇對而有行乎叔姬之嫁復遲再歲或者待伯姬而後行乎是皆未可知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至是再與諸侯同盟徃前事而不以為僭故尋舊盟不以為黷春秋始書同盟猶沒公而不書今焉同盟公與諸侯並書霸業已成諸侯聽命雖春秋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

按此五字永樂大典無之從黃震日抄補

幽之盟衛侯不與

與日抄作至

會于城濮謀伐衛也大要魯自結昏之後事齊甚謹盟幽之役魯獨與齊謀伐衛諸侯不與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自圖霸以來其侵伐諸侯未嘗用大眾故書曰齊人伐衛然而伐衛者齊也其書曰衛人及齊人戰以衛主戰何也齊人以甲寅至衛衛人以甲寅交戰有輕齊之心無禦敵之備倉皇疾戰至于敗績衛自取之也按左氏言衛人立王子頹王命齊侯伐衛誠如是齊侯當率諸侯之師聲罪致討豈容率略如此既勝之後取賂而還衛雖敗績而齊侯之功不足觀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來聘固嘗稱人矣荆蠻貪恠復還舊習故春秋復以荆書之齊宋皆以人救鄭公獨親行蓋魯之事齊獨厚于列國故也

冬築鄆

城之與築不但有大小之別而已春秋書築館築囿謂其役之小也其書築臺有增高益下之義焉此書築鄆者言其增高益下特其所包者小爾當無麥禾之時而爲築鄆之舉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豳風十月納禾稼時既冬矣而禾稼無可納者况無蓄麥

乎故聖人併而書之言無禾屬爾匆匆告糴何其急也倉廩虛竭國非其國矣不曰臧孫辰如齊告糴而曰臧孫辰告糴于齊言事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春秋之法改創曰作修舊曰新今日新延廡者向焉有廡改而新之也築鄆于無麥禾之時新廡于無麥禾之後猶匆匆焉告糴于人人其卹之乎

夏鄭人侵許

自許叔入許之後中間鄭人伐許累累不已其後卒滅許者鄭也貪人土地不滅不已鄭亦不仁矣哉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春秋講義

卷一下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城諸及防

去冬大無麥禾正使今茲少稔民力猶未甦也何至連城兩邑乎左氏曰書時也以十有二月築城時則時矣以年饑之後築城抑豈天時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鄆

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向也齊人迫紀侯以去其國莊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今焉齊人降鄆鄆者紀之遺邑也魯師次于成欲救鄆而不能此二事正相類然以時事考之向也次滑莊公猶有救紀之意今焉次成莊公其敢救鄆乎莊之事齊也不愛其力齊欲降鄆魯願效力者也安敢言救乎杜預以設備為言恐或是也不然則次師為

齊聲援耳紀之滅久矣而紀遺邑猶未盡服于齊齊桓既霸卒以兵威迫而降之用見義理之在人心服人不以道雖疆而猶難也

八月癸亥葬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魯親于齊故齊之國事多咨謀于魯城濮之會謀伐衛也魯濟之遇謀伐山戎也伐山戎者齊侯也其稱人何也賤山戎而貴桓公不使桓公敵乎戎也說者謂稱人貶之非春秋攘外之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晚年荒于土木之工築鄆之役城諸及防今一年之間

三築臺于遠地其荒甚矣左氏載莊公築臺臨黨氏春秋不書然則公之築臺不亦多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來獻捷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于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魯與齊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春秋書不雨與書旱之義不同旱之為災也大不雨之害猶未至于大甚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為管仲也蓋小穀者管仲之邑也何以不繫之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威行于列國故莊公為管仲城之然而為鄰國之大夫城其私邑非莊公所當為也書曰城小穀若莊公自城其邑然蓋諱之也城楚邱而不言衛惡其專也城小穀而不言齊諱其卑也

氏用左氏之說似誤

按范寧穀梁注曰小穀魯邑考齊地別有穀非小穀也戴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齊桓之霸惟宋與魯最為親密故遇于穀遇于魯濟者魯也遇于梁邱者宋也梁邱在曹邾之間去宋近去齊遠桓公不憚勤勞親與宋遇君子是以知桓公圖霸之勤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

般卒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原狄伐邢三字脫依經補



春秋講義卷一下

春秋講義卷二上

戴溪 肖望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卒而子般立子般卒而閔公立閔公繼子般者也是時魯國有亂閔公尙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齊人救邢

春秋之法書救者皆善之去冬狄伐邢今年齊救之固足以爲善矣然桓公之力而僅能救邢君子所以恨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

子般之亂公子慶父如齊說者謂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

是時季友出奔閔公尙幼不知落姑之盟誰實主之慶父如齊至是十閱月矣計慶父必已還魯然則落姑之盟慶父必與聞矣慶父與聞是盟則請復季友必非慶父之意誰實爲閔公請之意者國人欲復季友而慶父亦不能制也前乎此慶父有求援之行後乎此齊桓發可取之問然則落姑之盟齊桓未必有存魯之心姑爲是盟以觀魯釁爾此齊桓所以爲霸者也

季子來歸

春秋書魯事未有若季子來歸者魯之社稷復存者實基於此春秋愛之重之曰季子曰來歸喜甚之辭也向也季友辟亂出奔不言其奔諱之也今焉來歸國人望之如見其所親然春秋安得而不爲之喜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不言使不言聘若仲孫之私行然爲齊諱也蓋仲孫是行名曰省難實以覘魯故也仲孫秉禮之對有存魯之心魯之不亡仲孫與有力焉言仲孫而不稱其名嘉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也遷陽之後自是不復有陽矣齊桓存亡繼絕之功獨不能施於遷陽降鄆之時乎君子是以知齊桓假仁以求名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禮有禘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謂禘祫毀廟之主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故謂之祫何謂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太祖爲配毀廟之主與未毀之主皆在焉故謂之禘天子

有禘有禘諸侯有禘無禘魯諸侯也何以有禘僭用天子之禮聖人譏之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今莊公三年之禮未畢而遽用吉禘於莊公蓋喪畢而祭之謂吉禘書吉禘者言其未可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違禮必書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書公薨而不地繼之以姜氏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在哀姜慶父也昭昭矣哀姜主之於內慶父主之於外疑若可以肆行無忌矣卒至於出奔者季氏友來歸之功也季子之功雖不足以存閔而足以存魯是知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盟比之齊仲孫來聖人尤喜之魯再世有亂國危如髮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至魯其意蓋有在也設使

高子欲取魯以言而已矣今焉高子與魯大夫定盟而去城魯而存其國其功大矣內有季子外有高子二人存魯功足相方故聖人皆以子書之不言齊侯之使何也春秋原情之書也不使齊侯得有其美其意深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左氏所言狄固滅衛矣春秋何以入書衛懿公不恤其民爲狄所敗衛自滅爾狄豈能滅衛哉况文公復興衛國忘亡春秋是以不書滅也

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若曰鄭國有師鄭自棄之於高克何有哉此春秋之特筆也

僖公

第一輯

元年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即位之禮也

按黃震日

抄六此本左氏說近諸家說此經多異論戴氏平心觀理始復其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

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

說者謂齊桓公次而後救緩於救邢也此說不然按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僖公元年正月齊師救邢自入衛至於救邢相去一月之間則知狄人入衛之後未嘗再伐邢齊桓公意謂向者狄嘗伐邢矣懼狄人乘入衛之餘威倏至於邢故次於聶北借邢之聲援而杜其欲來之路是乃所以救邢也已而狄人雖不至邢人懼他日之復

來也故遷於夷儀所以避狄也書三國之師辭繁而不殺者

美桓公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榿

荆至是而稱楚從其所自稱告於諸侯非春秋改之也何以稱人至此益彊不可復制矣會於榿將謀救鄭然桓公重於抗楚不敢輕用其謀三年之後始有次陘之師亦可謂為謀之深矣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

莒拏

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况季友亦常奉僖公以適邾及僖之立邾人固謂有德於魯公子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又奔

齊齊人不納故魯人得以殺之莒自謂有討賊之功矣魯方有難二國有輕魯之心而又有責報之意舉兵之魯意將以求賂也使魯人內懷恐懼俯首聽命則四鄰外侮將不足以爲國矣故魯之君大夫赫然奮發起而敗之於是魯之威令始強然後可以立國其敗邾師也稱公稱敗其敗莒師也稱公子友帥師稱敗稱獲春秋所以大其功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

狄既滅衛齊桓率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諸侯不繫楚邱於衛而直曰城楚邱者魯自城其邑然此春秋之特筆也春秋之意若曰存亡者固諸侯之功專封者乃天子之法不請命於天子而專封焉予之則廢法不予之則傷恩故微其

事而不錄其功齊桓城三國曰邢曰衛曰杞春秋書法皆異彼遷於夷儀者邢之自遷也桓公率諸侯而城之其義正故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淮夷病杞齊侯率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比於邢之自遷則不同矣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若夫楚邱之城比於城杞又大不侔蓋城楚邱以封衛非諸侯所得專也故春秋略之書曰城楚邱大抵詳其事而大書者所以錄其功微其事而略書者其功不足觀也已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侯將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虞公許之晉由此滅虢則是滅虢者非晉也虞也故先書虞下陽虢之邑也何以不稱虢下陽虞虢之險要虢公在焉下陽滅則虢亡矣至僖公五年

晉卒滅虢春秋不書虢亡者言虢之亡久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將伐楚故不憚屈已與江人黃人盟江黃近楚桓公固無假於江黃之助離其黨與以壯吾犄角之勢也故次陘之師江黃不與焉

冬十月不雨

僖公之世不雨者三時春秋每於首月必特書之文公不雨自冬徂秋比於僖公稍久然春秋總而書之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不惟此也不雨之後有雨僖公書曰六月雨文公自八月得雨春秋不書其書法不同何也蓋天下之事憂念切者朝夕不忘憂念不至者因循易忘春秋探僖公憂民之心故首月書不雨以見僖公之不忘文公憂民之心

不及於僖公故春秋總而書之以見文公因循而易怠僖公既以不雨爲憂必以得雨爲喜文公憂喜不形於心則亦以得雨爲常或書雨或不書雨此皆春秋之特筆也

楚人侵鄭

三年之間楚人伐鄭者二侵鄭者一皆書於春秋志楚人之強抑亦愧齊桓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詩曰荆舒是懲荆舒並稱舒近於荆蠻之屬也舒之種類不一或謂之羣舒舒寥舒鳩舒庸猶狄之有赤狄白狄也徐與戎夷雜處力不足以敵荆楚一旦取舒而有之是爲異時楚病徐之端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兩與江黃爲會屈尊以就卑其爲謀也審其結約也固江黃感桓之德亦盡力於齊然自是結怨於楚卒不免見滅中國有愧多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魯之復存齊之功也三年之間魯難既定故公子友始得如齊涖盟無忘齊德且永好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矣至是始有事於楚然猶未敢聲言以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其意不在蔡也借侵蔡之名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也諸侯連兵一旦侵蔡蔡安得不驚而潰乎蔡既潰矣竟往伐楚師次於陘方且逡巡不進楚人倔強未服行人辭語不順齊侯退師召陵與屈完盟苟得楚人僅服斂兵而止不敢求多焉又何其退縮不武耶爲謀於前其艱難如此成功之後其鹵莽如彼召陵之功不足觀也已楚屈完何以不稱使屈完之來非曰求盟楚人使之如師固將以觀兵也齊侯有先君繼好之言不穀同好之請而後屈完始肯就盟故春秋謂是盟也屈完實爲之召陵之盟諸侯皆在焉不書諸侯而獨曰盟於召陵若屈完自盟然春秋以爲中國之諸侯下與蠻荆之大夫盟非所以尊中國也故略而

不書夫既與楚人盟則伐楚之功已成矣春秋之法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盟楚而歸不可謂之不得意也而猶書曰公至自伐楚毋乃諸侯之不得意者乎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濤塗誤軍其罪固不可逃使齊侯行師不擾諸侯固將俟而望之懼其來而誤其往齊侯當自責可也執人於會非不討也故春秋書齊人不書齊侯齊急於問罪不待還國維時列國在行江黃不與故齊遣微者同江黃伐之其書曰秋及者承上文謂齊人也其言魯及者非也既歸之後公孫茲始會諸侯之大夫同往侵陳蓋齊侯逞憾之意猶未已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其有故而不朝者則使世子攝之下其君之禮一等尊天子不敢廢朝覲也諸侯無事相見曰朝未嘗有定禮也豈容以世子攝之向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春秋固已譏之今焉杞伯姬攜其子來朝於魯是時杞伯固無恙也制命於伯姬益非禮也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爲婦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若是則公孫茲之私行也何以書

於春秋借君命以行故也成公八年公孫嬰齊如莒爲逆婦
之行亦書於春秋是亦公孫茲如牟之類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
八月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首止之會謀甯周也世子之位未定周不甯矣於是齊桓率
諸侯會王世子所以定世子之位也諸侯同心翼戴世子則
其位不言而自定矣漢留侯招四皓以定惠帝得此意也曷
爲殊會於王世子此春秋之特筆也世子王之貳也豈當下
與諸侯會率諸侯而會王世子則世子尊矣諸侯自盟而王
世子不與此桓公之大義也春秋書諸侯盟於首止見齊桓
尊王之義焉當是之時諸侯相與甯周鄭伯志在從楚不與
於盟誠使天子有命猶當從道而不從君故春秋以逃歸書

之逃者匹夫之事也書逃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江黃道柏皆弦姻也是時四國皆睦於齊弦子恃之
而不事楚故及於亡力不足以及遠而好事遠略其誤人多
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人滅虞而有其國春秋不言滅書曰晉人執虞公如執一
夫然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晉人不勞餘力假館而取之言其
易也虞虢二國常受命於天子爲三公故皆稱公左氏曰虢
公晉侯朝王孟子曰百里奚知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則
一二國之稱公必有由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謂其逃首止之盟也然而鄭伯以非時勞民築新密齊桓因聲其罪而伐之春秋所以并書圍邑也曠日持久未能服鄭卒使楚人圍許以救鄭向者伐楚之師許男卒於會固嘗宣勞於中國矣今茲被圍諸侯安得而不救乎移師救許卒不能救諸侯既還許僖公面縛銜璧求哀於楚僅乃得免救許之功何足算也春秋書公至自伐鄭者見無功於救許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昔歲伐鄭未得其要領今焉伐鄭獨以齊人何也蓋桓公自

圖伯以來未嘗輕用大衆故不欲數煩諸侯輕兵薄伐欲以歲月服鄭此桓公之本謀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之國舊曰邾今焉稱國稱爵奉王命而朝諸侯則知春秋之初諸侯猶知有王命進退之權猶出於天子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

入春秋以來列國之世子未嘗與諸侯之盟會而陳鄭二世子實始盟於甯母非禮也齊桓前年伐陳頻年伐鄭二國猶未服故遣其世子聽命於會固將以探桓公之意桓公不憚屈已下與世子盟於是鄭伯乞盟於洮陳侯與盟於鹹陳鄭二國始服矣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鄭伯乞盟

左氏曰盟於洮謀王室也是時王室有難襄王之位未定告難於齊故諸侯盟於洮以謀之周之公卿不行而遣其下士之微者往與於盟其倉卒之意亦可見矣先書王人尊王室也鄭伯懼於王室之難遂有乞盟之請曰逃曰乞辭之卑者也春秋正其名而書之用見鄭伯之自取也

夏狄伐晉

齊桓伯圖方盛是時晉國亦既強矣外裔不知乃衆間而伐

之其後潞氏諸國晉實盡之豈非自今伐晉始乎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哀姜之薨久矣未附於廟至是始用禘禮致哀姜於廟而祀焉姜氏失禮宗廟所不受也用禘禮而致哀姜用其所不宜用致其所不當致春秋爲僖公惜之向也哀姜之喪至自齊言夫人氏而不言姜今言用致夫人并姜氏而不言絕之深

矣按此用左傳不用公穀姜母之義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邱

襄王初立故宰周公以三公之尊冢宰之貴與諸侯會於葵邱諸侯相與盟而宰周公不與尊之而不敢使與盟猶其在

首止也其曰宰周公先歸者非也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葵邱之會爲最盛陳牲而不歃血豈明天子之禁春秋於是盟也上書宰周公下書諸侯盟兩書葵邱辭繁而不殺可以爲春秋盟會之冠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

甲子晉侯偃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者畿內之邑也狄敢滅溫取其地而君之其無忌憚甚矣春秋直書曰滅不以爲諱何也左氏曰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由此解之溫之見滅蓋得罪

於天子也然而溫可滅也以狄滅溫則不可也書曰溫子奔衛不名之者猶存王臣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齊僖公之時北戎侵齊鄭太子忽救之有功於齊則北戎爲齊患久矣桓公旣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許伐乎其伐山戎也稱人而不稱侯其伐北戎也獨曰齊侯又以桓公能屈尊而恤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莊公八年冬十月雨雪爲其陰未甚而寒太早也今茲冬大

雨雪書冬而不書月其爲深冬未可知也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則民之與物必有死於凍者故春秋謹而書之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爲永戒乃如僖公之賢亦蹈其覆轍蓋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於陽穀此何禮也又數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卡按故事而行之不以爲異典禮不正夫婦道失若魯亦甚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事齊而得罪於楚楚人伐黃齊不能救明年楚遂滅黃齊桓之霸業於是而少衰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自楚邱既城之後狄人不敢窺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

其後衛數有外

外日鈔

患齊桓之霸業於是不能及遠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左氏曰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如左氏所言淮夷病杞其患小戎伐京師其患大爲齊桓公者宜先謀王室之難而後及於杞今



WENZHOU LIBRARY

也以救杞爲重而以謀王室爲輕不能大治諸戎而僅能遣人戍周明年諸侯相率城緣陵以遷杞焉不盡力於宗周而夏肆是屏昧輕重之宜失緩急之序故春秋書城緣陵而不書戍周不足於齊桓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邢遷於夷儀而諸侯城之邢自遷也城緣陵而遷杞諸侯遷之也夫自遷可也遷之不可也故春秋書城邢也詳言三國之師其書城緣陵也言諸侯而不言其國用見春秋尊王命而不使諸侯自尊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鄆子遇於防既當其意使來請已故鄆子來朝明年季姬歸於鄆夫婦之道始合若此其何以爲訓乎魯自文姜之後昏姻之道不知有人倫多疑是

久矣疑有按語脫落此字從公穀不從左氏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永樂大典並闕

秋侵鄭

冬蔡侯貶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邱遂次於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前此取舒舒楚屬也故楚伐徐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

救盟於牡邱謀救徐也次於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爲救徐之名也徐卒爲楚所敗按自此以下講義二一條並從黃震之日

檢十
補抄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於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牡邱之盟宋曹

日鈔作
宋齊

皆在伐厲之師曹與齊俱宋襄公不

以救徐爲念不以盟會爲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持此圖霸

不亦難乎

楚人敗齊於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

淮

左氏曰會於淮謀鄆且東略也城鄆役人病不果城而還夫

鄆未嘗與會盟且未聞有他難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



WENZHOU

其會亦不足觀已齊桓衣裳兵車之會蓋終於此

按此條從黃震日抄

補詳其文義應引左傳作案故節錄於前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

九月公至自會

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項會淮之後公曷為留齊必有以也經年於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鹹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鄫子會盟於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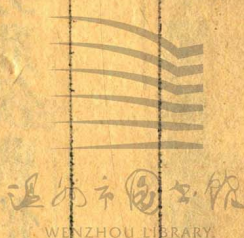
首執滕子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鄫子後至未足深罪也遽使邾人執而用之曹不致餼亦微罪也口血未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謬哉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WENZHOU LIBRARY

夏郟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執宋公以伐宋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於挑
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
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

股掌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手而

勝之爾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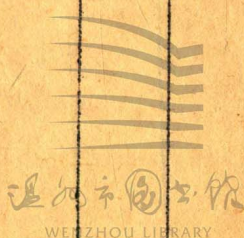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人使宜申獻捷於魯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
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於薄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
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一無所
與焉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循省爲臥薪嘗膽之計乃



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於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於齊今敗於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新卒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爲此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以爲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公謂前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爲平故復會於向不知洮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自輕亦甚矣平莒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前者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或稱侯或稱伯至於稱子極矣故春秋因其自貶而書之僻陋用夷庭實有闕魯人重物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爾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

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

臣

使宋人賂齊秦以告楚分曹衛之田界宋私許復曹衛以攜
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玉之怒凡此皆譎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
於習俗闇於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春秋

講義

卷一上

二十

敬鄉樓叢書

按僖公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於邢三十年三十二年狄皆侵齊侵起於盟盟起於救也有如此者有如此者句日鈔作夷狄

豈可使有功於中國而與之盟會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僭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

方之山川

按黃震日抄謂戴氏此說較趙鵬飛經筵之主岱濟淮尤為明白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春秋講義

卷二上

二十一

敬鄉樓叢書



WENZHOU LIBRARY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敗魯固怨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此卻缺之雋功也前此未有能敗之者晉實始之故書

日鈔作狄

為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此卻缺之雋功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於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皆恒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講義卷二上

